

魯正：二心集



二

沁

集

集 心 二

魯迅全集單行本

原 著 者

魯

迅

編 纂 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 版 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華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五月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魯迅全集」單行本印行二〇〇〇冊

目次

二心集

序言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習慣與改革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七

一四

一六

一三

一五

一八

我們要批評家.....	三五
好政府主義.....	五九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六二
『進化和退化』小引.....	六四
『藝術論』譯本序（文略，見第十七卷本書。）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夜記之五，不完。）.....	六七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七四
柔石小傳.....	七七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九一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八三
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八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〇五
答文藝新聞社問.....	一〇九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一〇八
沈渣的泛起	二三
以腳報國	二七
唐朝的釘棺	三〇
『夏娃日記』小引	三三
新的『女將』	三五
宣傳與做戲	三八
知難行難	四一
幾條『順』的翻譯	四四
風馬牛	四八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五一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五四
『野草』英文譯本序	五七
『智識勞動者』萬歲	五九
『友邦驚詫』論	六一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一六四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一六五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井Y及T來信）

一六七

關於翻譯的通信（井J・K來信）

一七二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井附記）

一九五

序 言

這里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里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

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爲然的人，只有這樣纔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護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爲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纔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爲「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武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誹，「臣罪當誅今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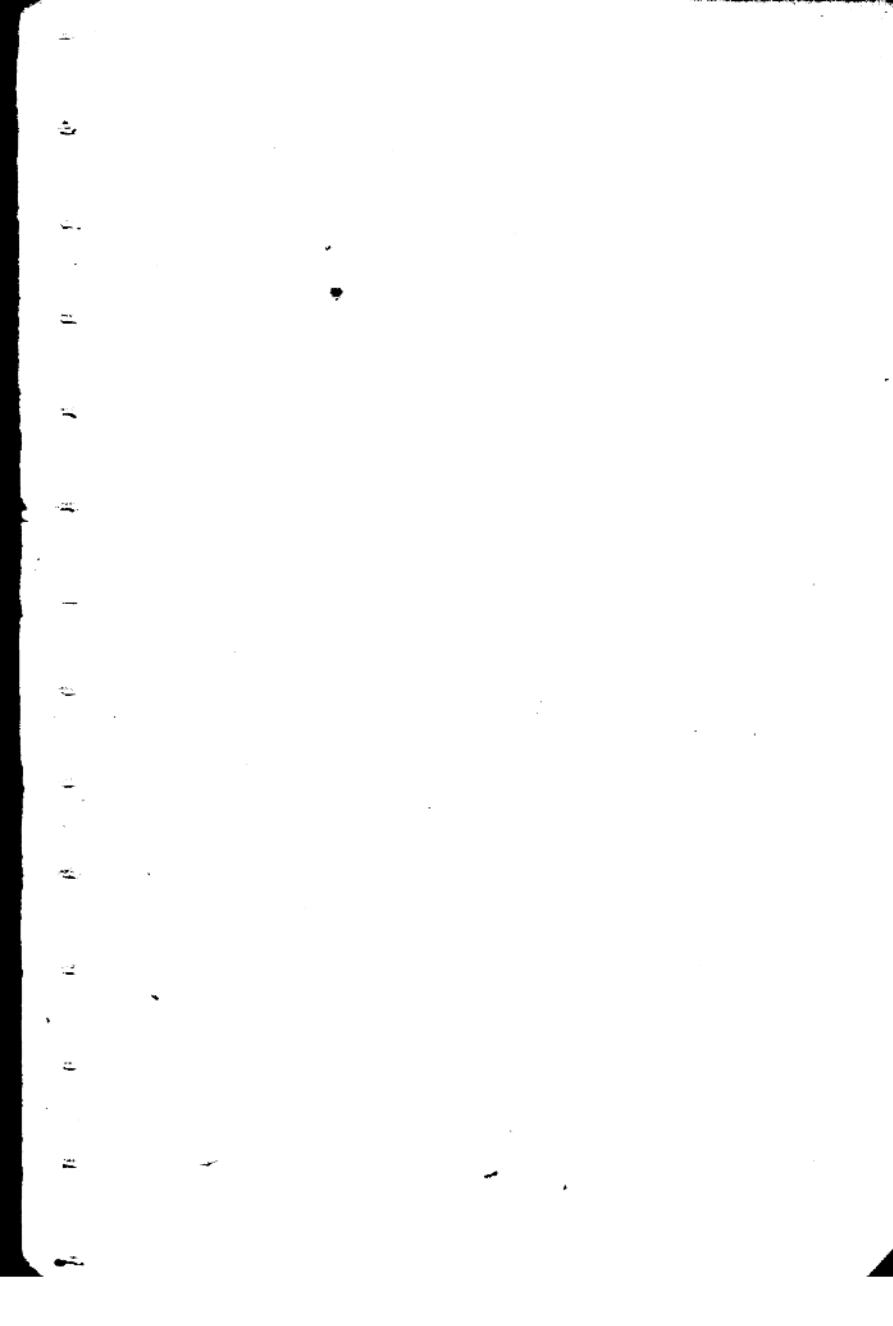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 (Franz Mehring) 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搗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喫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纔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了，並且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书。

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于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倒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牠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和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

自一併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并記。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三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仍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有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着頭皮看

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到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爲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云。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

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爲『硬着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麼？』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y 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letar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面』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于以現在爲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 Chemie 譯作『含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鍊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爲『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